

## 第一章 祖傳手鐲好神奇

「一拜天地——」

「二拜高堂——」

「夫妻對拜——」

「送入洞房——」

今天，是武安侯府嫡女沈安容和蕭國公府表少爺蕭湛的大喜之日。

要說兩人能走到這一天，是從前的安容一點也不敢想像的，畢竟前生她退了他的親，滿心喜悅地嫁給了別人，誰知所托非人，反而落得慘死的結局。

她重生之時，已是在退了蕭湛的親事之後，且當時的她全副心神都在考慮如何替家族避禍，避免親愛的家人招致毀滅，壓根就沒想過和他的可能，怎知這一世有太多意外，兜兜轉轉，她和蕭湛來往得越來越緊密，發現這個讓她本能地懼怕的男子其實好得不行，漸漸的她不再怕他了，與他互相吸引，最後傾心，甚至有了肌膚之親。

而今天，她終於嫁給他了……

鴛鴦帳裏，錦被翻飛，不時有動情之聲逸出帳外，安容難耐的扭了扭身子，她能感覺到體內埋著的碩大又粗壯了幾分。

蕭湛握著她的手，拉往一旁，那一瞬間，窗外照進的月華映在安容的紅玉手鐲上，泛著異樣的光芒。

蕭湛低著頭親吻安容，兩人都沒注意到玉鐲奇特的變化，更沒想過蕭家這枚只傳媳婦的鐲子會有不可思議的力量。

忽然間，蕭湛原要啄在安容額上的吻落了空，吻到了鴛鴦枕上。

蕭湛眉頭一皺，再抬眸時，安容已經不見了。

一個大活人怎會憑空消失在他的身下？他是習武之人，知道就是最離奇的武功也不可能讓人憑空消失，也沒有人能在他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覺的將安容帶走，可安容怎麼就消失了？

他深邃的眸底滿含不解和擔憂。

與此同時，安容對自己現在的處境感到無比茫然。上一刻她還在柔軟的大床上，與蕭湛甜蜜纏綿，下一刻卻出現在一個溫泉池子中，這奇怪的經歷令她驚恐得幾乎尖叫。

她高聲呼喊蕭湛，可是沒人回應她，她不知道該怎麼辦，眼淚啪答啪答往下掉，便是作夢，她也從沒想過這種事，忽然出現在一個陌生的地方，還身無寸縷！

她在溫泉中游著，感覺到東西在咬她的腳心，嚇得又驚叫了起來，「什麼東西？！」她忍著恐懼低頭去看，才發覺溫泉中有魚，她從不知溫泉還能養魚，尤其這魚還很漂亮。

安容的心稍稍安定了些，瞥見遠處有衣裳，忙走了過去。那衣裳很薄很輕，但手感極好。

她忽然想了起來，自己消失前，無意中瞥見手腕上的鐲子在發光，她低頭去

看，手腕上那只紅玉鐲變成了一只平凡無奇的木鐲。她記得蕭湛說過，這只鐲子乃蕭家傳家之寶，自從蕭湛設計把鐲子給她後，它偶爾會出現一些奇怪的現象，甚至樣貌也會改變，很是神奇，這會兒鐲子也不像她初次見到的那般破舊不堪，質地很平滑。

看鐲子的時候，安容發覺自己原本就柔嫩滑膩的皮膚變得更加白皙，像是剝了殼的雞蛋一般，她拿了衣服穿，才發覺腳下刻著幾個字——純善泉。

安容可以確定，是鐲子讓她來到這個地方的。鐲子樣貌會改變，除了神奇的法力，還有什麼可以解釋呢？只是鐲子到底是怎麼把她弄進來的，又為什麼偏偏是今天？那蕭湛也進來了嗎？儘管心頭有許多疑問，但想著蕭家祖宗說不定也曾來過這個地方，她就不怕了，既然能進來，那肯定就能出去。

安容朝前走，走出溫泉室，頓時驚呆了。

什麼叫美，什麼叫人間仙境？這兒就是！

天上的雲朵朵潔白，在藍天的映照下，讓安容都有種拿包袱裝一包回去做被子的衝動。

空氣清新，帶了些甜味，那是花香的芬芳。

安容朝前走，那些雕欄玉砌的建築、九曲迴廊，假山小橋且不說，便是花園中飛舞的蝴蝶都格外美麗。

聽到有瀑布的聲音，安容心中一動，她見過瀑布，但沒見過氣勢這麼恢宏的，忍不住朝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。遠遠的，她瞧見一條瀑布如銀河般從天而落，美得叫人歎為觀止，但最叫她驚歎的還不是瀑布，而是瀑布旁一座精緻的小木屋，安容甚至覺得小木屋在陽光下泛著柔和的光，就和她手腕上的木鐲一樣。她邁步走了過去，門掩映著，輕輕一推便開了。

屋子古樸素雅，安容對木屋的門仔細查看，發覺和她手腕上的木鐲色澤、材質確實一樣，不由狐疑，既然一樣，那是不是也燒不毀、砸不爛？

她進了門，屋子裏擺設很簡單，都是大家閨秀所喜歡的雅緻風格，除此之外還備有琴棋書畫，那琴輕輕一撥弄，渾沉的音色，幾乎可蔑視世上所有的古琴了。

對這裏，安容是喜歡得不能再喜歡了，若是能住在這樣一個山清水秀、藍天白雲的地方該多好。她在屋子裏閒逛起來，走向書房。

書房裏掛著五幅畫，第一幅是個女子彎腰給一個小乞丐餵頭，畫中的女子骨瘦如柴，奄奄一息；第二幅畫，是個女子幫一個男子吸蛇毒，遠處石堆旁，可見一條蛇尾。第三幅，是個女子守在門外，看著天上的明月，屋內有一個男子跪在牌位前；第四幅畫甚是模糊，她瞧不清楚，只知上頭有兩女子。

第五幅畫上面只有幾行字，卻讓安容看得目瞪口呆，上面寫著——

沈安容，手鐲第五任主人，武安侯府嫡女，前世嫁予東欽侯世子蘇君澤為妻，六年六個月，死於砒霜之下；今生嫁予蕭家第十六代孫蕭湛為妻，生死待定，目前有孕一月零七天。

安容眼睛死死的盯著後面幾個字，臉上大臊，有孕一月零七天，她居然懷孕

了！婚前她確實不小心和蕭湛有過肌膚之親，可沒想到會就這麼有了！她沒有懷疑過畫上寫的不對，畢竟上頭連她前世嫁給蘇君澤多久都寫得一清二楚，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，對她的事竟瞭解的那麼透徹？

那第四幅畫，又為什麼會是模糊的？

安容發現桌子上有本書，她拿了起來，走到一旁的小榻上細細的翻閱。

上頭的內容讓她有些看不懂，什麼叫靈魂強大者才能進入手鐲內的空間？什麼叫心地純善者才能使用手鐲？所以她能進來，是表示靈魂夠強大嗎，但她不覺得自己有啊。

等往後看，才知道原來她雖然還是她，但經歷過前世，這一世算是重生，記得前世的所有，是因為她擁有兩個靈魂，這也是為什麼她能戴上這手鐲的原因。安容繼續往後翻，越看越驚歎，她總算知道為什麼自己從前遭遇危險時能覺察到他人的殺意，果真是手鐲的緣故，而這讓她感到心悸的殺意其實是好東西，殺意越重，手鐲的感應力越強，她就能利用這份殺意之心去換取自保的武器，至於在哪裏換，她不知道。

其實，她不想要什麼武器，她不喜歡被別人恨，不喜歡有人殺她，和睦相處不好嗎？

除了殺意之心，就是感激之心了，有人感激她，她就能利用那感激之心去換取需要的東西，就像從前蕭太夫人換取玉錦閣的首飾圖和一些兵書、菜譜一樣。看到這裏，安容雀躍起來，難怪蕭老國公將玉錦閣交給她打理，原來不只是因為她將嫁給蕭湛，還因為她擁有手鐲，能換取首飾圖。

那她現在能換什麼呢？安容迫不及待的想知道，但是她忍著好奇心，先將書一頁頁看完，看到最後一頁的時候，她驚得從小榻上站了起來。

「在手鐲空間裏待一個時辰抵得上外面十二個時辰……」她輕聲嘀咕，臉色嚇白了。

她進來這快小半個時辰了……這樣算來，外面該日上三竿了，可她今兒得敬茶啊！她無緣無故消失這麼久，讓長輩們白等，是會犯眾怒的！

安容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，卻不知道該怎麼出去。

她呼喊了幾聲「我要出去」，可是手鐲一點反應也沒有，她沒轍了，只好又回到純善泉，想著自己來時就在這裏，應該能從這裏找到出去的線索。

結果還真叫安容猜準了，當她泡在純善泉裏，就回到了她和蕭湛的喜房。

屋內，蕭湛坐在椅子上，眼睛死死的盯著床榻，眨眼間，安容又出現在他眼前了。

他忙朝床榻走了過去，彼時安容身穿薄紗衣衫，姿勢撩人。

安容坐起來，用被子擋住身子，瞥了眼窗外的天色，頓時急了起來，「這會兒什麼時辰了？」

蕭湛想問的話被她打斷，輕輕皺眉，回道：「巳時末。」

安容嚇得直接從床上跳起來，還有半個時辰就吃午飯了，她還沒有去敬茶啊！

看安容那麼急，蕭湛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安容急得快火燒眉毛了，前世她嫁給蘇君澤，早上多睡了片刻，都被人指責少年貪歡，讓長輩等候是為不孝，現在她可是進門第一天就讓蕭家長輩等了一個多時辰。

安容有些想哭，「這會兒去敬茶還來得及嗎？」

蕭湛還以為安容在擔心什麼呢，但他關心的可不是這個，「妳昨夜忽然消失，是去哪兒了？」

安容舉起手，看著手腕上的紅玉手鐲，有些呆滯，怎麼手鐲又變回來了？

看她這般舉動，蕭湛就知道她的消失與祖傳的鐲子有關。見安容急著敬茶的事，他竟慰道：「一會兒我跟外祖父說一聲便沒事了。」

有了蕭湛這句話，安容的心就安定多了，心想自己也不是故意遲了的，是蕭家傳家手鐲鬧的，怨不得她。

不過，敬茶是禮節，沒有改日的道理，安容還是忙著換衣裳，梳洗打扮，偏偏屋子裏沒個丫鬟幫忙，顯得有些手忙腳亂。透過梳妝鏡，她見蕭湛去開門，忽然想起來一件事，忙站了起來。

安容的一舉一動，蕭湛都留意著，於是回頭看著她，「怎麼了？」

安容瞥了床榻一眼，她知道從自己失蹤起，蕭湛就沒有離開過屋子，也沒人進來過，但是洞房花燭夜之後，一般都會有長輩派丫鬟來查看元帕，若是元帕上乾乾淨淨，她該如何解釋？還有，她肚子裏的孩子怎麼辦？

至少，她必須要告訴蕭湛。

安容猶豫了片刻沒有說話，蕭湛已經將門打開了。

率先邁步進來的是個皮膚白淨的嬈嬈，她臉上帶笑，進門先瞥了眼凌亂的床榻，眸底的笑意更深。「奴婢給表少爺、表少奶奶請安。」她福身笑道，「國公爺已經派人來催好幾回了，少奶奶總算是起來了。」

說著，徐嬈嬈又瞟了眼床榻。

安容臉上浮現朵朵紅暈，她想說，你們別亂猜，不是你們想的那樣。她瞥了蕭湛一眼，希望他能解釋一兩句，但蕭湛完全不為所動。

徐嬈嬈上前兩步，指著身後跟著的兩個丫鬟，對安容道：「表少奶奶未嫁進來之前，表少爺屋子裏都沒個丫鬟，這兩人是太太挑了讓奴婢送來給表少爺、表少奶奶使喚的。」

徐嬈嬈話音未落，那兩個丫鬟便上前給安容見禮，皆是模樣清秀，舉止從容，臉上掛著淡淡的笑意。

安容秀眉輕皺，不懂蕭太太送這兩個丫鬟來是什麼意思，以前蕭湛身邊沒丫鬟伺候，怎麼娶了她就要送丫鬟來了？還說是伺候她的，她自己可是帶了不少丫鬟來呢，完全不用擔心沒人伺候，不過，這總是長輩的一番心意，不能不接受。

兩個丫鬟，一個叫月季，一個叫百合，月季的個子高挑些，百合則膚色白皙些。

在她們之後，才是她的丫鬟芍藥和海棠，此時上前伺候安容洗漱。

坐在梳妝台前，安容瞧見徐嬾嬾在翻錦被，她清楚的瞧見徐嬾嬾從被子裏拉出元帕，見上面乾乾淨淨的，就回頭看了蕭湛和她一眼。

百合在整理被子，許是瞧見了什麼，扯了扯徐嬾嬾的袖子，示意她看被子。徐嬾嬾對著被子看了看，臉上閃過滿意的笑容，這讓安容頗不解，要讓她相信蕭湛那坦坦蕩蕩的性子會心細的知道作假，她寧願相信太陽打西邊出來。果不其然，等徐嬾嬾走後，安容問蕭湛被子上有什麼，蕭湛望著她，聲音醇厚，悶悶地回答——

「昨夜流了些鼻血，應該沾到上面了。」

安容頓時不知說什麼才好，他流鼻血是因為火氣太大的緣故嗎？昨兒她是消失得太迅猛，讓人始料未及，真是對不住他，害他擔憂地等候了一夜。

收拾妥當，安容便和蕭湛去敬茶，看著頭頂上的太陽，她的心愈加忐忑。她從未聽說過有新嫁娘臨近正午去敬茶的，會不會挨罵呀？

她小心翼翼的跟在蕭湛後面，還沒進門，便聽到有人挨罵了。

細細聽了兩句，竟是某個太太抱怨等太久，被蕭老國公訓斥了。

安容的臉更紅了，進門第一天，便惹得太太被罵，還是國公爺幫她立威撐腰。而且蕭湛的外公和舅舅，蕭老國公和蕭大將軍都是日理萬機的重臣，今兒卻為了等她一杯茶等了這麼久，光這麼想，她都不敢進屋了。

覺察安容頓住腳步，蕭湛回頭，知道她有些膽怯，便牽起她的手。

安容不好意思的掙扎了下，但是沒有掙脫。

兩人邁步進屋，聽到的便是爽朗的笑聲——

「咱們的表少奶奶真是漂亮。」

蕭老國公將茶盞擱下，「廢話就不要說了，先讓他們敬茶，一會兒還得進宮，皇上還等著呢。」

安容認得先說話的人，是蕭國公府的三太太。

聽了蕭老國公的話，她臉上滿是尷尬，坐在那裏有些局促不安。

丫鬟拿了蒲團，端了茶來，安容和蕭湛規規矩矩的請安、奉茶。

其他人都不用提，中規中矩的喝了茶，收了安容的孝敬，一一給了見面禮。

唯獨蕭老國公對蕭湛說了一句話，「既然皇上認你做了義子，對他就不要客氣，一會兒進了宮，皇上問你要什麼賞賜，你就直接了當的告訴他，你要兵權，越多越好。」

安容聽得眸子睜大，覺得表現得過於詫異了，趕緊將頭低下。

蕭老國公的霸道她又不是今兒才知道，這是存了心的敲詐皇上呢。

蕭湛也很乾脆，點頭答應了。

敬茶認親完畢，小倆口出了蕭國公府，便瞧見馬車等在那裏。

蕭湛扶安容上馬車，安容掀開車簾，便聞見馬車裏有飯菜香飄出來，只見車裏的小几上擺了五道菜，三葷兩素。

安容鑽了進去，睜大眼睛看著蕭湛，「這是？」

蕭湛把安容拉近一些，坐下道：「妳早飯沒吃，一會兒進宮，還不知道什麼時

候能出來，先吃點兒。」

安容心底有股暖流流過，她沒想到蕭湛會想得這麼周到。

馬車到皇宮門口，兩人剛好吃完飯，安容方擱下筷子，就聽到外面傳來說話聲。

「好香的飯菜！」那人嚥口水道，敲了敲馬車，「引得本皇子肚子裏饞蟲直叫，逼我蹭飯啊。」

蕭湛掀開車簾，安容便瞧見一男子坐在馬背上，笑得意氣風發，正是二皇子。他瞧見蕭湛，微微一怔，顯然沒想到馬車裏坐的是蕭湛和安容。

「二皇子要蹭飯？」蕭湛聲音很冷。

「昨兒你大婚，父皇認你做了義子，我該喊你一聲義兄才是。」說著，二皇子頗懂禮的笑道：「義兄，可許我蹭飯？」

他話音剛落，不遠處就傳來一聲譏諷的笑——

「二皇兄，好歹你是我們幾個兄弟裏最年長的，有望繼承大周門庭，在這大庭廣眾之下蹭飯，不合適吧？」說著，他笑得頗意有所指，「蹭飯太子，名頭夠響亮。」

二皇子嬉笑的臉頓時變得陰沉，他側過身子，見三皇子騎馬走過來。

二皇子臉上也掛了譏諷的笑，「三皇弟，跟我有必要說違心的話嗎？」他是長子，可不是嫡子，論到立太子，老三的希望更大。他知道老三那麼說，是在笑話他癡心妄想。

三皇子騎馬走過來，瞥了蕭湛一眼，笑看著二皇子，「蹭飯太子，這蹭飯在前，太子在後，二皇兄，可別聽岔了。」

能做蹭飯太子，首先得蹭到飯，蕭湛的飯是那麼好蹭的嗎？

安容坐在馬車內，看二皇子和三皇子你來我往，用眼神廝殺，這會兒「蹭飯」不僅僅是蹭飯了，蹭的是權，借的是勢。

安容對朝廷大事多少瞭解一些，她知道蕭國公府對立儲一事並不怎麼上心，不論是現在，還是將來。便是她前世死的時候，蕭國公府也沒有明顯向哪位皇子靠攏，不過蕭湛和七皇子往來較為密切些罷了。

蕭湛的戰場從來不在皇宮，而在邊關，在北烈，在東延。

若是二皇子有蕭國公府的支持，那擊垮三皇子，封為太子，是輕而易舉的事。想想，在皇宮大門前，二皇子能說笑蹭飯，這原本是件掉分的事。而且蕭國公府的馬車不至於低調到讓人不知道它出自何處，代表了什麼身分。二皇子不過是藉著蹭飯搭訕罷了，誰叫蕭湛性子太冷，尋常時候都說不上話。而三皇子這麼說，是為了把二皇子的意圖給挑明了，順帶譏諷他別作白日夢。

不過安容覺得，三皇子這麼說，還是有些怕二皇子蹭到飯的，畢竟極少有人能猜到蕭湛會做什麼。

安容瞥了眼小桌上的剩飯剩菜，可以用杯盤狼藉來形容了，就是蕭湛願意被二皇子蹭，她也是不願意的，把飯菜吃成這副德行，這得有多餓啊，指不定被人笑話是餓死鬼投胎呢。

蕭湛將車簾放下，低沉的吩咐道：「進宮。」

話音未落，馬車便轆轤朝前駛去。

安容有些驚歎，敢這麼無視兩位皇子的人，估計也就只有蕭湛了，他就不怕將來被報復嗎？

「你這麼無視二皇子、三皇子，將來不論誰做太子，繼承皇位，肯定會給你小鞋穿的。」她出聲提醒。

蕭湛低低一笑，「為夫還不缺他那一雙鞋。」

安容愕然，瞬間不知道怎麼接話，她的話只是打個比方，不是真給你小鞋子穿啊，人家都要滅了你還給你鞋，未免太異想天開了。

看著安容那無語的樣子，蕭湛握著她的手，他知道安容是在提醒他，二皇子、三皇子的肚量不夠大，「有些人，便是手握生死大權的皇上，也不是想殺便能殺的。」

這一點安容倒是相信。她不信有人能殺得了蕭湛，也沒人能滅得了蕭國公府。

只是，她還是不解，「為什麼皇上要認你做義子？」

昨兒皇上破天荒親自出席蕭湛這個寵臣的婚禮，甚至不顧蕭老國公的臉色，硬是要認蕭湛為義子，讓他拜了高堂，這一點著實叫人匪夷所思，畢竟人家的親生父母永寧侯和靖北侯夫人雖然和離，各有家庭，但都還健在呢。

蕭湛望著安容，眉頭輕皺，他婚前為了營救被東延太子綁架的弟弟去了一趟北烈，也不知道為何回來後皇上對他的態度會變化這麼大，他甚至能感覺到外祖父並不希望他認皇上做義父。

## 第二章 小倆口進宮敬茶

很快就到停馬車的地方，蕭湛先下了馬車，然後扶著安容下來。

早有小太監等候在那裏，領著兩人去御書房，安容和蕭湛在門口等候了片刻，便見左右相為首，還有四、五位重臣退出御書房。

那些大臣朝她和蕭湛道喜，一來是祝賀成親之喜，祝他們早生貴子，二來便是祝賀蕭湛被皇子認做義子，將來前途不可限量，客套了幾句，為不耽擱蕭湛和安容進御書房給皇上敬茶，便離開了。

御書房內，奢華大器得讓人歎為觀止，前世安容從沒來過，這是第一次，不由得多看了兩眼。

昭文帝坐在龍椅上，手裏拿著奏摺，好看的眉頭緊攏，似乎有什麼煩心事。

徐公公瞧見安容和蕭湛近前，提醒道：「皇上，蕭大人和蕭夫人來了。」

昭文帝這才把眸光從奏摺上挪開，瞥了蕭湛一眼後，眸光落到安容身上，最後又看向蕭湛，開口問的卻是安容，「朕早前聽說妳很懼怕湛兒，這會兒瞧著倒是不怕了？」

安容微一愣，皇上，能打人不打臉，不要哪壺不開揭哪壺可以嗎？這叫她怎麼回答，說相處久了就不怕了？可她嫁給蕭湛還不到一天呢，哪來的相處久了？可若說蕭老國公說過，要是蕭湛惹她生氣了，她可以對蕭湛拳腳相加，那她大家閨秀的形象豈不是瞬間崩塌了？

安容頓了頓，低頭道：「出嫁前，侯府出了太多的事，安容的膽子大了許多。」

她這話極其實在，武安侯府事多，舉朝皆知，昭文帝自然也是有所耳聞的。安容知道這話能將昭文帝的問題岔過去，可沒想到，昭文帝的回答讓她目瞪口呆。

昭文帝端起茶盞，龍顏一笑，「確實，武安侯府的糟心事都快趕上朕的後宮了。」

安容惶恐啊，侯府怎麼能跟後宮比呢，後宮的糟心事……那是車載斗量啊。安容不敢接話，昭文帝啜了口茶，將茶盞放下，對蕭湛道：「既然臉已經好了，就不要整日戴著個破面具到處嚇唬人。」

蕭湛眉頭微動，「臣的臉沒好。」

安容不懂蕭湛為何撒謊，有了自己調製的舒痕膏，他臉上的傷明明已經好了啊，她瞥了眼蕭湛後，去看昭文帝，明顯發現昭文帝的手滯住了。

「沒好？」昭文帝又問了一句。

「沒有。」蕭湛很肯定的告訴他。

昭文帝眉頭更皺，望向安容，「京都十大美男排第二的不是湛兒？」

安容覺得嗓子有些發癢，這叫她怎麼回答，蕭湛自己都說臉沒有好了，假使她回答好了，那蕭湛就是欺君，可若回答不是，那她就是和蕭湛一起欺君了。

昭文帝那眼神明顯寫著：妳欺君試試看。

安容淚奔，皇上，不帶這樣欺負人的，你要好奇蕭湛的臉，大可以下聖旨，讓蕭湛解下面具讓你一睹為快，你為啥一定要讓我回答？我才剛出嫁，你這是逼我在從君和從夫之間做選擇啊。

安容很委屈，「臣婦不知道。」她不知道如何選擇，太難了。

她就納悶了，蕭湛的臉她都不好奇，怎麼皇宮裏的人一個比一個好奇？

徐太后還曾拿了蕭湛的畫像問她，一臉深情，叫她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，現在又來一個皇上。蕭湛的臉到底有什麼問題，活了兩世的她愣是沒看出來，她有那麼眼瞎嗎？

安容正納悶，昭文帝則皺眉頭問：「妳調製的舒痕膏沒有給湛兒用過？」

「用過……」安容如實回道。

昭文帝手指打在龍案上，發出輕微的響動。

蕭湛眉頭輕皺了皺，皇上對他的臉關心過了火，他總覺得皇上認他為義子與他的臉有些關係，莫非與他的身世有關？他一直想知道自己的身分，忍不住望著昭文帝，問道：「皇上是將臣誤以為是京都第二美男，所以才認臣為義子的？」

安容眼睛睜大，不禁添了個問題，「上回徐太后也問過我第二美男是誰，他是誰啊？」

兩個問題，昭文帝都回答不了。

倒是徐公公笑道：「縣主這問題可難住皇上了，皇上若是知道，也就不會問妳



和蕭小將軍了，老奴還是第一次見有人那麼像先皇，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若不是知道先皇過世了，都當是先皇再世了。」

安容眼珠子睜大，差點瞪出來，先皇！徐太后這輩子最愛的便是先皇和她的兒子，可是蕭湛面貌像先皇，會不會太離奇了些啊？蕭湛的生母靖北侯夫人出身蕭國公府，就算他不像生父永寧侯，也不會像先皇吧？這不是汗巖靖北侯夫人不貞嗎，再退一步說，先皇至於老牛吃嫩草嗎？而且依照蕭湛出生的日子算，靖北侯夫人當時早就出嫁了啊。再退兩步，若蕭湛是先皇的兒子，也該是當今皇上的弟弟吧，皇上將他認做義子，差了輩分好嗎！

更別說要是蕭湛是先皇幼子，蕭老國公和蕭大將軍哪還會扶持皇上繼位，該扶持蕭湛才對吧？所以說這裏面有問題。

安容瞥了蕭湛一眼，可惜他戴著面具，瞧不清楚表情，他的眼神一如既往的深邃，安容除了能從那雙眼中看到炙熱和細碎流光外，從沒見到過其他，她猜不透蕭湛的心思。

蕭湛在想，他的容貌為何會像先皇？他也想歪了，但是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先皇的兒子。先皇最小的兒子是祈王，在祈王還沒有出生的時候，先皇的身子骨就差了，日日服湯藥，後來甚至離不開病榻，根本沒有那個能力再生兒子。可他又不會無緣無故酷似先皇，最有可能的應該是孫子肖祖父了，也就是說，先皇那一堆兒子中，極有可能有人是他父親？

蕭湛抬眸望著昭文帝，眉頭輕皺，想到小時候外祖父第一次帶他進宮，曾看見在御花園僻靜無人處，定王妃一腳將皇上踹進了荷花池——

「你別跟我說話，我會忍不住想殺了你！」

在他的記憶中，定王妃的話很少，算不上溫柔，但絕對不是粗暴的一個人，也是那一天，他才知道原來定王妃會武功，而且武功之高，能輕輕鬆鬆的將一個男子踹進荷花池，爬都爬不起來。

當時皇上在荷花池裏險些淹死，是他聽到皇上的救命聲，去將皇上撈了出來。那時候他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問皇上怎麼惹到他姨母了？

皇上苦澀一笑，一邊擠著龍袍上的水，一邊問他，「江山和美人，你會選哪個？」

「兩個都要。」他想都沒想，很肯定道。

那時他還不知什麼是江山、什麼是美人，只覺得都是好東西，既然捨不得，何不都要？

皇上赫然一笑，「若只能選一個呢？」

他猶豫了片刻，道：「哪個好，要那個。」

皇上拍了拍他的腦袋，笑道：「得不到的，永遠是最好的。」說著，轉而道：「不想你姨母沒命，朕被她踹進荷花池的事就別告訴別人，知道嗎？」

他懵懵懂懂的點點頭。

這些事時隔太久，蕭湛都忘記了，這會兒想起來，再想到昨兒喜堂上皇上除了認自己當義子，還讓定王妃當自己的義母，眉頭皺得更緊，難道定王妃才是他

親娘，皇上是他爹？想著，他的臉黑了，他從沒想過自己會是皇上和姨母的孩子。

御書房內寂靜得叫人背脊有些發涼，安容望望蕭湛，又看看昭文帝，想打破這怪異的安靜，可就是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幸好徐公公夠膽量，笑著提醒皇上，「蕭大人和蕭夫人還沒有給皇上您敬茶呢。」

昭文帝這才回過神來，徐公公忙給小太監使眼色，片刻後，小太監端了茶來。安容端起茶，遞到蕭湛跟前，讓蕭湛送過去給昭文帝喝。

昭文帝接了茶，茶霧氤氳間，他笑道：「朕這一輩子還是第一次喝兒子、兒媳婦敬的茶，就算是義子，這習俗不可廢，朕也不知道你們喜歡些什麼，說吧，想要什麼？」說完，他的眼神從安容和蕭湛身上掃過去，眸底帶了笑。

他相信父子天性，從第一眼見到蕭湛起，他就格外喜歡蕭湛，他不信他的孩子會那麼短命，剛出生便夭折，他更記得當年皇后找了欽天監後興奮的告訴他，他的第一個孩子會是個兒子。

是，皇后生下了大皇子，但那不是他第一個孩子，他更不信永寧侯能生得出蕭湛這麼優異的兒子。雖然，蕭湛的優異有蕭老國公和蕭大將軍的功勞，可他相信一句話——爛泥扶不上牆。如果蕭湛本身天賦極差，蕭老國公和蕭大將軍便是使出渾身解數也教不會他。

昭文帝想看蕭湛的臉，又害怕自己會失望，盯著茶盞走神，沒有聽到蕭湛在說話。

徐公公輕輕一咳，提醒道：「皇上，蕭大人要兵權。」

「兵權？」昭文帝眉頭一皺，抬眸看著蕭湛，「你要兵權？」

蕭湛點點頭。

昭文帝將茶盞擱下，他多瞧了蕭湛兩眼，道：「換一個朕能給的。」

「別的我都有。」蕭湛不願改口。

昭文帝眉頭皺緊了，御書房又有些安靜了。

徐公公忙打圓場道：「蕭小將軍，你也知道，皇上手裏只有京都禁衛軍，早些年皇上就跟蕭老國公要過你，想讓你做禁衛軍統領，可蕭老國公說他辛苦培養你，不是讓皇上大材小用的……」皇上能給蕭湛的兵權，蕭老國公不許他要，可別的兵權皇上又給不了，這不是叫皇上為難嗎？皇上也想要兵權啊，但是他又不御駕親征，那些將軍又賊得很，皇上壓根抓不到他們的把柄，兵權也就收不回來。

再者，蕭國公府的兵權已經占了大周的三分之一了，再增多皇上該輾轉反側，夜不能寐了。便是三分之一，要是蕭國公府有心謀逆，大周也是極可能變天的。

徐公公實在想不明白，蕭國公府已經夠叫皇室忌憚了，皇上怎麼還格外寵信蕭湛，甚至寵信到要認他做義子，未免太匪夷所思，他覺得皇上是在玩火自焚。昭文帝望著蕭湛，皺緊的眉頭鬆開，「你堅持要兵權，朕一時半會兒給不了你，

兩年後吧，朕給你三萬兵馬。」

安容抿了抿唇瓣，怎麼才三萬兵馬啊？還是兩年後給。她記得，前世蕭湛的兵權最少也是五萬啊。

安容想著，偷偷拽了拽蕭湛的衣袖，在他耳邊輕聲嘀咕。

昭文帝瞧了，便忍不住道：「有話便說，不用讓湛兒幫妳傳話。」

安容滿臉飛霞，尷尬得不行。

蕭湛也看著安容，他不知道安容要說什麼，方才安容只跟他說了幾個字——

「兩年太久了，你跟皇上說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就被皇上給打岔了。

「妳直說便是。」蕭湛輕握了下安容的手。

安容的膽子大了起來，紅著臉看著昭文帝，道：「兩年太久了，不如這樣，一個月之內，不論哪位將軍倒楣，皇上就將他的兵權都給蕭湛？」

「蕭湛？」昭文帝勾唇一笑。

安容背脊一麻，忙改口，「不是，是相公。」

女子直呼夫君的名諱，是為大不敬，她是在心底喊習慣了，一時改不過來。

只是蕭湛都沒有說什麼，皇上怎麼能這麼反問呢，害得她臉火辣辣的燒。

不過安容有些慶幸，她喊的是蕭湛，不是他前世的封號湛王，不然怕會被以謀逆之罪滅了。要知道，大周只有皇上能封王，她封蕭湛……有牝雞司晨之嫌。昭文帝覺得好笑，認為安容有些幼稚，因為這個提議極有可能讓蕭湛的兵權落空。

「若是一個月內沒有將軍倒楣呢？」他挑眉問道。

安容噘噘嘴，紅了臉道：「那就一個半月，不能再久了。」

昭文帝一愣，好不意外，徐公公則撫額，抖肩膀憋笑。

這蕭夫人未免太好笑了些，居然敢這麼跟皇上說話，還不能再久了？她就那麼篤定，一個月至一個半月之內會有將軍倒楣？

安容是真的擔心拖太久，她知道蕭老國公暗地裏在計畫對付敖大將軍，這一位來頭可不小，身為莊郡王妃的兄長，駐守邊關，手握十萬大軍。還有二十多天便是皇上大壽了，敖大將軍即將回京，正是大好時機。她就怕這一個月內若有兩個將軍倒楣，皇上肯定捨不得放出敖大將軍手裏的十萬兵權，到時候拿另一個倒楣將軍來打發蕭湛。

她寧願這會兒讓人覺得自己呆，也不願意蕭湛的希望落空。

但是安容的話卻叫昭文帝想起來一件事，蕭湛身邊有位占卜大師，預料到了冰雹之災，還有他的遇刺……莫非這一個月之內真會有將軍落馬？能讓蕭國公府惦記上的，該只有敖大將軍了吧？

昭文帝笑了，輕敲龍案道：「除了敖大將軍，其他將軍的兵權，朕都可以答應。」

安容眼一瞪，脫口便道：「皇上，你不能這樣無……」那個「恥」字還沒說出口，她的說話聲便戛然而止，敢說皇上無恥，她嫌命太長了不成？

但是昭文帝臉有些僵硬，單憑安容說了一半就不說，他也知道這不是什麼好

話，刻意問：「不能這樣無什麼？」

安容脖子一縮，腦筋轉得極快的她，忙道：「不能這樣無緣無故就一棍子把敖大將軍打死，京都上下都知道他駐守邊關，恪盡職守，人人誇讚……皇上一說他倒楣，我就想到了父親，父親曾惹惱莊郡王妃，她是敖大將軍的胞妹，敖大將軍要是倒楣，那父親豈不是……」

安容一臉後怕，她覺得敖大將軍的倒楣，會建立他在對父親做出些什麼事情上。

昭文帝的臉色好了很多，「放心，妳爹他很好，已經在回京的路上了。」

聞言，安容心上一喜，連說是托皇上的洪福。

昭文帝笑了，「敖大將軍帶領的將士都在邊關，你們才成親，正是如膠似漆，妳真捨得湛兒去邊關，一住三五年，甚至更久？」

安容被問得滿臉羞紅，低頭不語。

蕭湛在一旁，有些忍不住，「皇上，你不用再套她的話了。」他真擔心安容會羞得鑽到御書房的玉石地板下。

昭文帝大笑，從龍椅上站起來，「一個月為期，朕答應你們了！」老實說，他是抱著隨意的態度應下的，他不信自己尚想了十年的兵權、蕭國公府尚想了十年的兵權，蕭湛有能力在一個月內拿到，若有這等本事，那兵權遲早越滾越大，他攔也攔不住。

昭文帝話音剛落，外面就進來一個小太監，躬身道：「皇上，太后聽說蕭大人和蕭夫人進宮，讓您和他們去一趟永寧宮。」

昭文帝龍袍一揮，小太監便退到一旁，昭文帝在前，安容和蕭湛緊隨其後，邁步出了御書房。因距離永寧宮有些遠，他們走了一盞茶的功夫，才瞧見永寧宮的匾額。

陽光之下，鎏金的匾額閃耀著光芒，來到永寧宮，安容便想到從前來這裏的情形，不知道鄭太后的氣色有沒有好轉。

永寧宮內熱鬧非常，不時有輕笑逸出殿外，安容沒想到會在永寧宮瞧見徐太后、皇后、貴妃等人，只是相比皇后、貴妃她們的氣色紅潤，鄭太后的臉色要蒼白得多。

見到昭文帝進去，皇后、貴妃等人忙起身行禮，聲音嬌媚的叫人聽了忍不住起雞皮疙瘩。

安容微微挑眉，這些人的聲音她都曾聽過，可沒有像在皇上跟前這般嬌吟婉轉，尤其是發怒時，眼神冰冷凌厲，說話聲就跟吐冰刀一般，果然，後宮是最能裝的地方。

安容覺得，皇上估計都沒聽過她們真實的聲音是如何的。

昭文帝擺擺手，免了皇后、貴妃的禮，轉而和顏悅色的問：「在談論什麼呢，這麼高興，大老遠朕就聽到笑聲了。」

皇后的面容姣好，眼神溫柔勝水，笑道：「在商議選秀的事呢，皇上後宮空虛，有幾年沒有添人了，正好今年是三年一選的日子，臣妾便和幾位妹妹商議

了下來，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」

「隨妳。」昭文帝對選秀一事並不上心，給鄭太后、徐太后分別見了禮，便坐下來。

鄭太后遠遠就瞧見了安容和蕭湛，招招手，兩人便上前給太后及一眾后妃請安。

鄭太后溫和慈愛地道：「一段時日未見，安容又漂亮許多，哀家一早就等你們進宮，怎麼這會兒才來？」

安容被問得臉一紅，不知道怎麼回答。

鄭貴妃便笑著插話道：「太后，他們才新婚燕爾呢。」

一句新婚燕爾就足以解釋為何晚來了。

鄭太后輕輕一笑，轉而問昭文帝，「皇上喝過他們敬的茶了？」

昭文帝點點頭，「喝過了。」

鄭太后當即眉頭微皺，就在昭文帝以為鄭太后不贊同他認義子時，就聽鄭太后有些生氣地道：「既認做義子，那便是哀家的義孫，要敬茶也該先敬哀家吧？」昭文帝微微一愕，頓時哭笑不得，一杯茶而已，母后怎麼跟他爭上了？「現在敬也來得及，母后若不高興，之前那杯便當不算數。」他孝順的道。

徐太后坐在一旁，聽了昭文帝和鄭太后的話，眉頭挑了挑，笑問：「先皇認了兩個義女都封了公主，皇上認了蕭大人做義子，不知道封什麼王？」

徐太后一番話讓皇后眼睛睜大，有沒有搞錯？蕭國公府的權勢大得已經叫她們焦頭爛額，徐太后怎麼還要皇上封蕭湛為王？她眉頭忽皺間，眸底有抹光亮閃過，還是徐太后棋高一著，皇上若是寵愛義子，封王是遲早的事，又有先皇的舊例在，文武百官也難叫皇上改變心意，就算先皇封的是義女，皇上封的是義子，本質上區別很大，畢竟公主沒有實權，封賞不過是些俗物，義子封王，十之八九是有實權在手。

文武百官阻止不了皇上的心意，那蕭湛封王是遲早的事，這會兒徐太后先提出來點醒皇上，這就是個大人情。沒有人不喜歡權力，沒有人不希望封王，賣這麼的大人情給蕭湛，他不會也不敢不記得。

至於為何不敢？因為人言可畏，徐太后對他有恩，若將來祈王有難，徐太后開口相求，他拒絕了，那大臣們肯定會覺得蕭湛薄情，幫了他他都不會記得，這樣的人不值得深交。

皇后剛剛想通，徐太后就笑了，「哀家覺得蕭親王夠有氣勢。」言外之意，是想讓昭文帝封蕭湛為蕭親王。

鄭太后和鄭貴妃的眉頭都皺了起來，蕭湛雖然姓蕭，可誰都知道他只是蕭家的外孫，就算深得皇上寵愛，認做義子，要給他一個爵位，也不可能一來便是親王的位置，而且還以蕭字封王。要知道，蕭國公府為大周立下了赫赫戰功，若不是當初蕭老國公脾氣太暴躁，先皇早封他為王了。

蕭大將軍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他如今才而立之年，戰功便位及眾將軍之上了，只要蕭國公府忠君愛國，十年之內勢必會封王，蕭字，朝廷得給蕭國公府留

著。

當然，這些話鄭太后和鄭貴妃只是在心底想想，可不敢說出來。不管怎麼說，鄭太后對安容和蕭湛的感情總比徐太后深厚，連徐太后都贊同皇上封蕭湛為蕭親王，她跑出來阻止，不是打自己的臉，昭示以前的寵愛都是假的？

畢竟，蕭湛姓蕭，以「蕭」給他賜封號也應當。

殿裏顯得有些寂靜，那些嬪妃更是大氣不敢出，有些人緊張得連臉都憋紅了。昭文帝端著茶盞，有一下沒一下的撥弄著茶碗蓋，封蕭湛為王的事他是真沒想過，今兒休沐，滿朝文武不在，等明兒上朝，那一竿子巴結蕭國公府的大臣鐵定是要提的。他眉頭皺了又鬆，茶水只端了起來，並未啜一口就放下了，他笑瞥了蕭湛一眼，問道：「你是想朕現在封你為王，還是立下赫赫戰功，以戰功封王？」

眾人一懵，這問題也太……這還用選擇嗎，肯定是先封王啊，以戰功封王，那得等到猴年馬月？想想蕭國公府，上戰場快三十年了，也只混到一個國公的位置。

有了王爺的封號，將來就算上戰場，那些將軍不看帥印，光看王爺的名號也不敢小覷三分，這樣毫無懸念的選擇，皇上也問得出口，是把人當傻子嗎？

可偏偏蕭湛就是那樣的傻子，他選擇了以戰功封王。

所有人聞言都睜圓了眼睛，不敢相信，包括昭文帝在內。

不過，昭文帝只有一瞬間的詫異，隨即露出讚賞和欣慰。

安容站在蕭湛身邊，望著蕭湛臉上的銀色面具和那深邃得叫人迷醉的雙眸。

殿裏的其他人不懂，但是她聽懂了皇上話裏的意思，皇上不可能給了蕭湛兵權，還封他為王，但是徐太后提出了封王，皇上不可能想不到還有一堆大臣在等著在催他封義子為王，認義子是皇上的選擇，昨兒喜堂上，皇上可是搶著做蕭湛的義父的，這般疼愛，卻連個王爺的封號都沒有，說出去是惹人笑話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過不了蕭老國公那一關，指不定會出現蕭老國公乾脆不要外孫認義父的情況。昭文帝也怕丟臉啊，他總不能下聖旨逼蕭湛認他做義父吧，他又不是沒有兒子，需要一個義子來繼承香火。

現在他給蕭湛選擇，就能完美的堵住蕭老國公的嘴，朕可是慷慨至極，王爺的位置他要朕便給，是你寶貝外孫兒自己有骨氣不要，朕欣賞至極。

這是皇上的心思，安容明白，但她更瞭解蕭湛的心。雖然都是王，但意義可大不相同，因認皇上做義父封了王，在世人瞧來，那是走了狗屎運，是獻媚邀寵的結果，不是真本事；憑著戰功封王，那是貨真價實的王爵，幾乎可以蔑視所有的皇子，那時候振臂一呼，整個大周都要顫一顫。

安容知道蕭湛渴望兵權，渴望在戰場上證明自己，要讓他為了個王爵就放棄十萬兵權，那不可能。

前世不過是五萬兵權，蕭湛都能一路披荊斬棘，幾年之內便封王，這一世，擁有十萬兵權，蕭湛的封王之路只會更快。

那時候，兵權有了，王位有了，才是雙贏。

再退一步說，蕭國公府的人喜歡兵權勝過王權，這是顯而易見的事，王權雖好，但兵權至上，用蕭老國公的話來說，只要拳頭夠硬，管你是什麼烏王，照打不誤！

安容想著，便忍不住偷偷笑，憋得腮幫子都有些疼。

蕭湛微微側目，漂亮而深邃的眸子閃過一抹疑惑，他不懂安容笑什麼，自己選擇了兵權，就意味著她做不了人人豔羨的王妃了，她怎麼還高興？

徐太后坐在那裏，她看著蕭湛，眸底閃過一抹高深莫測的情緒。以前，她覺得蕭國公府可怕，但這一刻，她覺得最可怕的還是蕭湛，能毫不動心、毫不猶豫的視王爵如無物，那還有什麼能入得了他的眼？若是那張畫像上肖似先皇的人真是蕭湛，那大周的江山……怕是要改姓蕭了。

徐太后覺得蕭湛可怕，鄭太后何嘗不這樣覺得，她看著蕭湛挺拔的身姿，如同一把千年古劍斂起鋒芒，等到它開鋒的那一天，該是何等的光芒萬丈，她知道蕭老國公將蕭湛培養得很好，好得讓她有些心驚，就算當年有太多的無可奈何，可她依然清晰的記得那時蕭老國公憤怒之下說的話，她和皇上可以為了大周的江山傷他女兒，但他們喜歡的大周江山，總有一日會姓蕭！

她和皇上欠蕭國公府太多，多到償還不盡。

鄭太后眼角有些酸澀，眸底帶著笑意，是一種滿含無奈的笑。

蕭老國公向來言出必行，大周是先皇的心血，她怎麼能坐視不理，可她能有什麼辦法？

鄭太后低下眉，片刻後，對昭文帝道：「哀家記得皇上被立為太子前，在京都都有座府邸，離皇宮近，離蕭國公府也不遠，不如就賞賜給湛兒吧。」

皇后和鄭貴妃聽了一驚，忙轉頭看向昭文帝。那府邸可不簡單，不論賞賜給哪位皇子，都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，幾乎可以昭示著那位皇子會走上和皇上一樣的路，在這府邸住過之後，下一步便是東宮，鄭太后卻提議皇上將那府邸賞賜給義子，這怎麼可以？

不論是皇后，還是鄭貴妃，都想要將那府邸給自己兒子住。

對於鄭太后的提議，昭文帝也微微詫異，但猶豫了片刻便答應了，「就將那座府邸賞賜給湛兒。」

徐太后心中不解，不過她不會反對，她可是極力想拉攏蕭湛的，「如此正好，既可以向文武百官表示了皇上對義子的重視，也免了眾位大臣揣測誰會住進那府邸。」

昭文帝賞賜了蕭湛府邸，順帶又賞賜了一堆金銀玉器。

皇上賞賜完，便是鄭太后，蕭湛身為皇子的義子，鄭太后的義孫，自然也是徐太后的義孫，她的賞賜也不會少。

至於皇后，可不敢將蕭湛當義子看，送了一堆東西表示祝賀。

既然人家賞賜了，蕭湛就照樣全收，不會嫌多。

安容站在一旁，早驚呆了，雖然她從沒覺得賺錢很辛苦，可這樣輕鬆，連她都妒忌了，不過想到蕭湛的錢就是她的，她又高興了。

這廂賞賜完，那邊二皇子、三皇子邁步進來給皇上、兩位太后請安。

皇后心情有些鬱悶，不過臉上都是笑，她瞥了安容一眼後，溫和的望著三皇子，問道：「你去武安侯府一趟，五姑娘身子可大好了？」

安容聽了微微挑眉，她還納悶，皇后看三皇子之前怎麼先瞥她一眼，原來三皇子去了她娘家。不知道皇后這會兒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，是想告訴她，三皇子會娶五妹妹沈安玉，武安侯府會和三皇子綁在一起，她身為武安侯府的女兒，不能拖父親的後腿嗎？

安容想著，眸底閃過一抹冷笑，區區沈安玉，左右不了父親，更左右不了她。再說，這會兒沈安玉身子不適除了是因為傷未好全，還有臉蛋紅腫不堪的理由在吧，誰讓她不安分，連姊妹的胭脂也偷，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偷到有毒的胭脂。

三皇子模樣俊朗，眉宇間和昭文帝有三分相似，甚是得寵。

他上前請了安，然後道：「沈五姑娘身子骨好了很多，只是心情不大好。」

皇后微微詫異，「為何心情不好？」

三皇子輕輕歎息，「武安侯府七少爺病逝了。」

一句話，像個炸彈在安容心底炸開，她猛然抬眸，沈安孝死了？

皇后眉頭輕挑，安容的震驚，無疑表露她對沈安孝的病逝不知情，這倒讓皇后不解了，這麼大的事，安容怎麼都不知道？皇后看中了武安侯府背後的權勢，便多問了幾句，「沈七少爺怎麼會病逝，他得的什麼病？」

三皇子輕搖了搖頭，「聽說是武安侯府大夫人死後，他就常作噩夢，之前連著下了十天的雨，他的身子就不大好，這不又遇上沈四姑娘和義兄成親，武安侯府上下一門心思都在籌備喜宴上，下人們急著湊熱鬧，就忽略了他……」

總之，沈安孝的死，是武安侯府不盡心導致的。

其中，安容的出嫁分散了長輩的注意力，才導致了沈安孝的死。

這樣將過錯摠在她的出嫁上，安容是一肚子火氣。繼母給父親戴了綠帽子，沈安孝的身世不清不白，讓祖母有氣無處撒，聽到他便煩得很，再者伺候沈安孝的丫鬟都是繼母生前精挑細選的，她們照顧沈安孝不盡心，怎麼能怨到她身上來？！

安容生悶氣不說話，在一干人瞧來卻是傷心。

有嬪妃感慨，「開年以來，京都還沒哪家府邸如武安侯府一樣接二連三的出事呢，原以為沈四姑娘出嫁能散一散武安侯府的煞氣，誰想……」可憐那麼個孩子，就這樣沒了。

堂堂武安侯府，庶女斷了腿，幼子夭折，磨難可真不少。

皇后看了安容兩眼，對昭文帝道：「皇上，離選秀也沒幾日了，臣妾想先將沈五姑娘接進宮散散心，她身子不好，臣妾怕她悶壞了身子。」

昭文帝沒有反對，這事就這麼決定了。

昭文帝打算回御書房處理朝政，外面太監卻急急忙奔進來，將一竹筒遞上，「皇上，邊關急報！」



「拿來！」昭文帝臉色一變。

小太監上前，徐公公趕緊接過竹筒，遞到昭文帝跟前。

密報竹筒，便是貼身伺候皇上的徐公公也不能拆開。

昭文帝揭開封條，倒出急報，橫掃了兩眼後，臉色青黑一片。

鄭太后瞧了便擔憂地問：「皇上，邊關出了什麼事？」

昭文帝將急報捏緊，「東延對我大周出兵了！」

鄭太后一驚，「怎麼好好的會突然出兵呢？」

昭文帝踩著紅毯走下去，瞥了蕭湛一眼，「你們跟我去御書房，朕有事要問你。」

說是去御書房間，其實出了永寧宮，昭文帝就發問了。

「朕問你，你之前出京，真的將北烈朝傾公主攜回來了？」昭文帝肅然問道。

安容聽了有些怔，她呆呆的看著蕭湛，眼睛越睜越大。

見蕭湛輕嗯了一聲，昭文帝頓時氣不打一處來，「好好的，你攜北烈的公主做什麼？」

安容覺得腦子有些轉不過來，「不是東延對我大周出兵嗎，怎麼又關北烈公主的事了？」

昭文帝有些暈，安容不問，他還沒反應過來這事不對勁。

蕭湛擄劫了北烈公主，按理該是北烈著急才對，怎麼東延先發怒了？東延太子親自領兵，兵臨大周城下，要大周親自將北烈公主送去邊關，否則就要兵戎相見。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昭文帝問道。

### 第三章 醫館前仇人狹路相逢

事情要從蕭湛奉命去北烈營救靖北侯世子連軒說起。

當日，東延太子和朝傾公主藉著靖北侯世子這麼個要脅，一路順暢地進了北烈。

誰想進了皇城，瞧見的便是北烈朝傾公主出嫁的隊伍，當時朝傾公主就氣瘋了。

因為她這個真正的朝傾公主，一夕之間變成了大周一個小官之女顧清顏，她真正的身子卻被莫名其妙的人占了，還要代替她嫁給墨王世子上官昊！

當下，她不管不顧的要去劫花轎，東延太子雖不知這層蹊蹺，但寵女人無度的他，心上人要劫花轎，他真的就去劫了。

這本來是東延太子和朝傾公主的主意，與成了人質的連軒無關，可他們是一起進的皇城，那就是同夥，那些官兵像是一群瘋狗，不管不顧地要逮他們。

連軒沒轍，他已經和東延太子是一根線上的蚂蚱，不幫忙就意味著死。他深諳用兵之道，打算擒賊先擒王，一下子就鑽進了花轎，用刀抵著假朝傾公主的脖子，逼退了北烈的士兵，然後開始了在北烈的逃亡之旅。

劫花轎、綁架假朝傾公主並非連軒所願，等劫持了人，避開了官兵，他是贊同把人再送回去的，畢竟他可不想為了一個女人，導致兩國交戰，民不聊生，可

是東延太子不願意，說要帶假朝傾公主回東延。

就在出北烈的時候，墨王世子上官昊追過來，有公主的陪嫁丫鬟作證是連軒用刀抵著公主的脖子，上官昊一怒之下，抓住了連軒，因為有東延太子的幫忙，上官昊不敢殺連軒，但不代表事情就這樣算了，上官昊一腳將連軒踹進了街邊賣豆腐的小鋪子上。

就是這一腳，讓事情起了變化，本來就無辜的連軒這回火氣真是滔天了。他原本還想偷偷把假朝傾公主放了，這會兒要是不讓他把這屈辱的一腳給踹回去，他就讓上官昊這輩子都別想把嬌妻娶回去了！

連軒之所以這麼大膽，不僅僅是因為怒氣，還有蕭湛的及時趕到。

就在蕭湛和上官昊打鬥的時候，連軒將假朝傾公主從東延太子的刀下救下來，到這時上官昊才知道自己誤會了連軒，可是讓他傻站在那裏給連軒踹，那是斷斷不可能的。

偏偏連軒不願意這麼便宜他了，要他親自來大周賠禮道歉！

就這樣，連軒將假朝傾公主帶回了大周，上官昊則去追殺東延太子，為嬌妻報仇。

這會兒，東延太子兵臨城下，意味著上官昊的追殺並沒有成功，他成功的回了東延。

昭文帝聽蕭湛解說完來龍去脈，眉頭皺得緊緊的，他就知道，這樣荒唐的事蕭湛做不出來！他有些崩潰了，就因為上官昊被踹了一腳，心底氣不過，就把人家媳婦擄了不還？

「連軒這小子真是……你就那麼縱容他？」他有些生氣。

蕭湛眉頭動了動，看了安容一眼，安容頓時咬唇不語了。

蕭湛不僅僅是縱容連軒，還是在縱容她。

因為知道北烈那個假朝傾公主其實是自己前世的好閨蜜，她曾要求他有機會將假朝傾公主帶回來，不知情的他雖不願意，但依然順水推舟了。

安容握緊雙手，身子有些顫抖，她在高興，又在害怕，她高興蕭湛能將自己的話記在心上，哪怕有違他的初衷，他也照做了。可她更害怕，她現在已經嫁給蕭湛了，一顆心在不經意間全部給了他，現在真正的顧清顏又回來了，雖然是被擄的，但清顏才是前世蕭湛真正的妻子，哪怕今生蕭湛愛的是她沈安容……她該怎麼辦？

安容背脊發涼，有些不知所措，她到底沒有自己想的那麼無所謂，那麼偉大，對於蕭湛，她已經沒法放手了。

這一刻，安容怕見到顧清顏，可她抑制不住那顆想見顧清顏的心。

她抬眸望著蕭湛，想問問清顏此刻在哪裏，那廂昭文帝已經問出聲了——

「朝傾公主現在人在哪裏？」

蕭湛的回答，讓安容心突地一抖——「在蕭國公府。」

安容雲袖下的手攢緊，再攢緊，她沒想到清顏會在蕭國公府，會離她那麼近。那昨兒她和蕭湛的喜宴，清顏也參加了？

安容的糾結，蕭湛注意到了，昭文帝卻沒有。

昭文帝的眉頭皺得緊緊的，不知道怎麼辦才好，這一刻他只想叫人將連軒那臭小子抓來，狠狠打他三、五十板子洩洩火氣。好好的，居然在過年前夕鬧離家出走，這一走倒好，還擄了個敵國公主回來，鬧得如今兵臨城下！

哪怕東延出兵，大周也不能將北烈的公主交給東延，這樣拆東牆補西牆的做法根本沒用，他現在都不知道東延是不是故意找碴，若討要北烈公主只是東延出兵的藉口，大周就算把人交出去，東延照樣會攻打大周，而這樣的後果，便是連帶激怒了北烈，到時候東延、北烈齊齊進犯，大周危矣。

昭文帝越想越氣，不行了，不打連軒一頓，他怕是會被氣壞身子！他轉過身要吩咐徐公公，可是眉間輕挑間，又望向了蕭湛，「一會兒你們還要去定王府？」見蕭湛點點頭，他眸底有什麼閃過，這才對徐公公道：「去將靖北侯世子找來，朕要打他幾十板子，不得將此事告訴定王妃，再讓人將行宮收拾妥當，將北烈公主安置在行宮，派人好生照顧了，不得有絲毫馬虎。」說完，昂首闊步的走了，留下安容和蕭湛。

雖然皇上說了，不許將他要打靖北侯世子的事告訴定王妃，尤其說的時候還特別的掃了他們兩眼，可他們怎麼覺得他就是想讓定王妃知道呢，這未免太此地無銀三百兩了吧？

昭文帝走了，徐公公及一堆跟著伺候的宮女太監也都跟著離開，偌大個地方，就餘下安容和蕭湛兩個。

這時候，安容才能單獨和蕭湛說話，可是滿腹心事卻不知從何說起，唇瓣幾次輕動，愣是沒能吐出來半個字。

蕭湛眉頭輕擰，他知道安容要問他什麼，不用猜，也知道是和顧大姑娘和北烈朝傾公主有關的事。雖然他沒有刻意去做，卻也如她所願將朝傾公主帶回了大周，只是她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興奮，似乎眸底還佈滿了鬱結憂愁。

她在憂愁什麼？又在困頓什麼？

「妳想說什麼，直說便是。」蕭湛深邃的眸底有抹光亮。

「我……」安容輕咬唇瓣，到底還是沒能將心底的害怕問出來。

她要怎麼問，問他愛上「朝傾公主」了嗎？她問不出口。

「我想見見朝傾公主。」最後，安容輕聲道。

蕭湛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笑，「她就在國公府，便是要住進行宮，也得等到明天，妳有足夠的時間去見她。」

蕭湛說完，瞥了眼天色，這會兒出宮，等去給定王妃敬了茶，再回蕭國公府怕是要天黑了，安容也知道時間不夠，便和蕭湛趕緊出宮。

坐在馬車上，蕭湛清楚的感覺到安容在疏遠他，看著安容離他遠遠的坐著，凝望著小几出神，他心情不悅，拍了拍身邊的小榻，聲音帶了不可反駁的堅定，

「坐過來。」

安容太走神，壓根就沒聽見，蕭湛極好的耐性從遇到安容起就不夠用了，見安容不理他，他便伸出胳膊，直接將安容拉了過來。

安容身子一斜，肚子撞了小几一下，嚇得臉都白了，等她反應過來，她已經在蕭湛的懷裏了，但那溫暖的懷抱沒有給她帶來溫暖，而是冰涼——要知道，她肚子裏還有孩子，才一個月零八天，正是脆弱需要小心呵護的時候，哪怕輕輕撞一下，沒準兒孩子就沒了！

安容的擔心遠遠超過一般人，這是她懷的第三個孩子，前世那兩個都沒有保住，是她一輩子的遺憾，那種失去骨肉的痛苦，就算安容刻意遺忘，但依然印在骨子裏，讓她愈加的警惕。

就如現在，就那麼輕輕撞了一下，蕭湛不是故意的，她也只是肚皮有輕微痛，但安容就有些瘋了，揮起拳頭在蕭湛身上捶了兩下。

安容的粉拳，論殺傷力，對蕭湛來說撓癢癢都覺得力道輕了，可是他注意到安容一隻手捶他，一隻手在捂著肚子，他輕握著安容的手，有些心疼的問她，「撞疼了？」

安容想將手抽回來，可是用盡力氣都掙脫不開他的手。

他的指腹在她的手心畫著圈圈，像一根羽毛撩撥在她的心口，酥酥麻麻的，叫她的臉忍不住紅了。

安容的手心不能碰，一碰就會渾身發軟，顯然蕭湛發覺了這一點，他明顯是故意的。

安容不敢想，她努力掙扎，掙扎不開，恨恨道：「再不鬆手，我要咬你了！」

蕭湛望著安容，很自覺的把環在她腰間的手伸到她的嘴邊，至於另一隻手，依然故我，壓根就沒將她的威脅放在眼裏。

安容氣炸了，她被明晃晃的蔑視了不說，還被明晃晃的挑釁了，他是不是當她心軟不敢咬啊？！

安容火冒三丈，對著蕭湛的手就咬了下去，結果哭的人是她。她沒咬疼蕭湛不說，還差點把牙給咬崩了。

蕭湛一臉黑線，他以為安容只是說笑的，沒想到她真的咬下去了。他不厚道的笑了，「不是知道蕭國公府習武方法與一般人不同嗎，妳還真咬？」

安容的手輕碰嘴唇，聽了蕭湛的話，頓時怔住，不說她都忘記了，蕭國公府獨有鍛煉筋骨的辦法，能達到銅筋鐵骨的效果，她拿牙齒去咬銅鐵，沒斷掉已經是萬幸了。

「明知道我咬不動，你還讓我咬，你是故意的！」她不講理地道。

蕭湛輕輕轉動手腕，隨後勾起安容的下顎，輕啄了下她的唇，「為夫確實是故意的。」

安容又羞又惱，偏拿蕭湛沒辦法，又想身子骨堅硬如鐵，那臉總不會那麼硬吧，偏偏她能猜到的弱點，他還用面具遮住了。

她噘了嘴問：「人不可能沒有弱點，你的弱點在哪兒？」

蕭湛沒有回答，只將她摟緊了。

安容沒有繼續追問，蕭湛的性子她清楚，若是願意回答，他就不會不說，可是不回答問題則罷，有必要動手動腳的嗎？！她紅著臉，氣呼呼的瞪著他，「十二

個月不許你碰我！」

蕭湛聽了一愣，「十二個月？」

「你沒聽錯，就是十二個月！」安容忍著發麻的背脊道。懷胎十月，加上坐月子休養，十二個月都不夠。

「為什麼？」蕭湛聲音有些壓抑，十二個時辰都夠他忍的了，十二個月，是要逼瘋人嗎？就算他不小心撞了她一下，故意讓她咬了一下，至於這麼報復他嗎？

蕭湛不同意，但是他不同意沒用，安容將他的手從腰間拉到肚子上，蕭湛的手緩緩握緊，呼吸急促起來。

安容一巴掌拍了上去，「別亂動，我懷了身孕。」她的聲音裏透著一股子幸災樂禍。

話音剛落，安容便從蕭湛的眸底看到了喜悅，但是很快的，喜悅褪去，換成了震驚。

安容很興奮，這回，換她理直氣壯的在蕭湛心口畫圈圈了——讓你撩撥我，不就是撩撥人嗎，我也會！

蕭湛感覺快要崩潰了，尤其是在他心口使壞的手，讓他有種身子要炸開的緊繃感。

看著安容的壞笑，他有一種感覺，他被騙了。

「不許和我開這樣的玩笑。」他握著安容的手，忍著發癢沙啞的嗓子道。

蕭湛當安容是在說笑，哪有那麼幸運，兩人婚前只有一回，還是陰錯陽差之下，她便有了身孕？他望著安容，也不知道該期盼安容說的是真的，還是期望安容是騙他的，他覺得騙他的可能性更大，若是安容知道自己懷了身孕，那昨兒洞房花燭，他們不是依然行了周公之禮，雖然她到一半就消失了，可從她消失到出現，再到現在，她一直沒見過大夫，她從何得知自己懷了身孕？

要他相信安容會醫術，他更信安容是逗他玩的，蕭湛喘息著，低頭去咬安容的頸脖。

安容嚇了一跳，她能感覺到蕭湛的慾火旺盛了三分，尤其是那抵著她大腿根部的物什，忙推開蕭湛，急道：「我沒有和你開玩笑，我說的是真的！」

「真的？」蕭湛眸底流火閃爍，有燎原之勢。

安容舉出三根手指，作發誓狀，「我保證沒有騙你，你若真不信我，我可以去看大夫。」

她看著蕭湛，清澈的眸底閃爍些許笑意，真誠得叫蕭湛感覺有那麼瞬間，心咯的一下碎了。他伸手握著安容的手指，就在安容以為自己說服了他時，聽到蕭湛吩咐車夫——

「去最近的醫館。」

安容輕噓了噓嘴，心底頗不爽，就算她在人家興頭上潑了一盆冷水，可他做過的事，自己不知道嗎，她能騙得了他嗎？再者，她長得就那麼像是騙人的嗎？去就去，她既然敢提，還怕瞧大夫不成。

安容坦蕩得很，她越是這樣，蕭湛就越是鬱悶，他是想要一個孩子，可他沒想這會兒就要，今兒是他成親的第二天，好歹也一個月後再有吧。

看安容那高興的模樣，蕭湛的眼神越發古怪了起來。

很快，車子就來到了醫館，勒緊韁繩，車夫回頭道：「表少爺、表少奶奶，醫館到了。」他肩膀直抖，想笑不敢笑。

他覺得表少爺傻乎乎的，昨兒才成親，今兒表少奶奶騙他說有了身孕，他真就信了，好吧，算是沒全信，要是全信就不會找大夫求證了，只是什麼樣的神醫能診治出一天的身孕？

只是這東耽擱一會兒，西耽擱一會兒，還用去定王府敬茶嗎？這敬早茶變成敬晚茶了。

蕭湛跳下馬車，將安容扶了下來。

站在車轅上，安容瞄了眼醫館的匾額——雙氏醫館，她以前從沒有來過，不過鋪子的生意很不錯，有五、六個人在排隊買藥。

安容臉紅，輕聲呢喃，「我真沒騙你，就不用看大夫了吧？」

「怕什麼？」蕭湛深邃的眸底有抹了然的笑，他就知道安容是騙他的！

安容鼓了鼓腮幫子，她只是膽怯，萬一被人瞧出來她才出嫁便有了身孕，這流言蜚語傳揚出去不好聽，可是都到這分上了，不讓大夫親口告訴蕭湛，他根本不信她。

去就去吧，伸頭是一刀，縮頭還是一刀！安容深呼吸了口氣，挺直背脊朝醫館邁步走去。

可就在她邁步踏上第一個台階的時候，心忽然顫抖了一下，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殺意，強烈得讓安容的心都漏跳了幾下。

她忙抬起手腕，紅玉手鐲正泛著烏黑的光芒，比從前瞧見的要濃郁很多——有人想殺她！她驀然回頭，四下張望了下，沒有發現有什麼仇人。

蕭湛以為安容退縮了，只是見她凝重的眉頭，一隻手還搭在紅玉手鐲上，尤其紅玉手鐲還泛著黑暈，這是之前從未見過的變化，讓他詫異的看著安容，「怎麼了？」

安容抿了抿唇，「有人想殺我。」

蕭湛的臉瞬間冷了，「可知道是誰？」

蕭湛的聲音比他的臉色更冷了百倍不止，安容覺得，只要知道那人是誰，他會毫不猶豫的一刀了結了對方。

手鐲的感應相當強烈，安容真擔心暗處會飛出來一把淬了劇毒的匕首，趕緊拉著蕭湛進了醫館。

進了藥鋪，就有小夥計迎了上來，笑臉相問：「兩位是買藥還是找大夫？」

「找大夫。」安容柔聲回道。

小夥計忙請兩人進裏間，走動的時候還用眼角餘光掃視蕭湛。小夥計很興奮，他肯定沒瞧錯，這位就是常年戴著面具，昨兒還被皇上認做義子的蕭國公府表少爺！只是昨兒他才大婚，怎麼今兒就帶了少奶奶來醫館了？

有那麼一瞬間，小夥計想歪了，新婚隔日就看大夫，肯定是那方面的問題啊，今兒就有三個男子來找他們雙大夫了，只是蕭表少爺瞧著身子很結實，一看就是有力量的人，怎麼就……真是白費了那副好身子骨。

小夥計將安容和蕭湛領進裏間，給兩人倒了茶水，「兩位稍等，我們雙大夫在給人瞧病，要等候片刻。」

安容點點頭，小夥計便退了出去。

透過紗簾，安容瞧見正在外面看病的人，不論何時何地，穿戴高貴，受到的待遇總不同些，那些粗布衣裳的病者就在外面看大夫，世家子弟要麼在內堂，要麼請大夫上門。

喝了兩口茶後，大夫便來了，一進門便作揖，「不知蕭表少爺大駕光臨，有失遠迎。」說完又看向安容問：「不知這位是？」

「內子。」蕭湛言簡意賅。

大夫甚是詫異，然後將安容一通誇讚，安容臉頰微紅，朝大夫輕點點頭。

誇完，大夫便請蕭湛坐，示意他伸手，要給他號脈。

蕭湛眉頭輕輕一皺，瞥了安容道：「是內子需要看大夫。」

大夫的神情忽然有些僵硬，轉頭狠狠的剜了眼小廝，忙說：「抱歉，弄錯了。」

安容笑了，她給蕭湛瞟過去一個眼神——瞧見了沒有，我們一起進門，大夫都覺得我氣色紅潤，沒什麼毛病，需要瞧大夫的是你。

蕭湛氣得白了她一眼。

大夫多看了安容兩眼，安容皮膚白淨，滑膩似酥，有種白裏透紅的美，半點病態也不見，一邊將手搭在安容的手腕上，一邊詢問：「少奶奶哪裏不舒服？」

安容輕笑，「我好像懷了身孕。」

瞬間，大夫滿臉黑線，哭笑不得。武安侯府四姑娘是不是天真得過分，昨夜才洞房花燭夜，今兒就懷了身孕，這……就算可能，他也把不出來啊，這脈還有把的必要嗎？

他這會兒順著她的話說有，要是一個月後她沒有身孕，誰知道蕭國公府會不會砸了他的鋪子；要是說沒有，萬一她果真懷了身孕，結果這期間出了什麼意外，他的小命豈不是危矣？大夫覺得安容和蕭湛是來砸他招牌的。

大夫一邊想怎麼應付，一邊分心幫安容把脈，忽然，眉頭挑了一下，這是滑脈，猶如珠走玉盤，分明就是身懷有孕的脈象。

「這……」大夫有些懵了。

看著大夫欲言又止，蕭湛眉頭皺了皺，站起身子，「有沒有身孕？」

大夫忙站了起來，他不知道要不要道喜，蕭少奶奶成親才一天卻有一個月的身孕，這……有問題啊！

「如實說。」蕭湛心情很不好，看個病竟遇到個磨磨蹭蹭的大夫，有沒有一句話的事，偏弄得急死人。

大夫抹了抹額頭上的汗，「少奶奶有了一個月的身孕。」

蕭湛目光一凝。

安容從椅子上起來，朝蕭湛齜牙，「我說了沒騙你，你偏不信，大夫說了，你總該信了吧？」

大夫心底感覺十分不好，京都誰都知道武安侯府四姑娘不樂意嫁給蕭國公府表少爺，而且態度十分的堅決，這一出嫁便身懷有孕，不會是……這樣的醜聞，他會不會被滅口？

大夫正忐忑不安，就聽蕭湛問——

「十二個月，我都不能碰她？」

安容的臉瞬間紅成番茄，要死了，他怎麼能這麼直接了當的問？！她羞得恨不得鑽地洞好。

大夫半晌回不過神來，見蕭湛眉頭一皺，忙道：「那倒不至於，少奶奶身子骨極好，胎兒也很正常，胎兒滿三個月，便可……但需要小心些。」

這樣的答覆讓蕭湛臉色好了很多，但是安容的臉色就極其不善了。

「十二個月？」蕭湛有些咬牙切齒。

安容低著頭，留給蕭湛一個完美的髮髻。

「需要開安胎藥嗎？」蕭湛問大夫。

大夫搖頭，「少奶奶身子極好，不用服用安胎藥。」老實說，他從來沒有看過哪個身懷有孕的女子，身子骨有蕭國公府表少奶奶這麼好的，真是太奇怪了。其實他很想說，只要注意些，便是今晚同房也不礙事，但是他怕啊，萬一出了什麼事，他可擔待不起。

雖然不用開藥，蕭湛還是拿了十兩銀子給大夫。

大夫有些汗顏，他太胡思亂想了，蕭表少奶奶肚子裏的孩子顯然就是蕭表少爺的，這實在是……還沒成親，怎麼就先圓房了呢。

等出了內堂，安容就開始後怕了，她不該騙蕭湛說要十二個月的，為免蕭湛算帳，她忙捂了肚子道：「你可不能罵我。」

蕭湛真是氣也不是，不氣也不是，想著要好些日子不能碰她，就開始埋怨外祖父。

兩人邁步出了藥鋪，剛出來，就有一暗衛上前，在蕭湛身側耳語。

安容瞧見有賣糖葫蘆的小販，便邁步走了過去，剛走到路中間，忽然有一個歇斯底里的叫聲傳來，她微微一驚，抬頭便見敞開的窗戶處飛出來一個大胖子，直接朝她撞過來。

避無可避，安容嚇得站在那裏，除了驚叫外，根本就不知道還可以往旁邊躲閃。

蕭湛在藥鋪前，本來正聽暗衛說話，等聽到安容的尖叫時，忙反應過來，要去救安容。

就在這時，暗處飛來一把匕首，本來可以避開的蕭湛為了救安容，只略微側了側身子，那把匕首從他的胳膊處劃過。

至於安容，她覺得自己要被撞定了，她不怕被撞，卻怕肚子裏的孩子有個閃



失，想著，她的手就捂住了肚子，但在那大胖子撲過來時，胳膊忽然被抓緊，然後身子一旋，還沒反應過來，便聽到一陣殺豬般的吼叫聲。

只一聲，那胖子便暈了過去。

安容被蕭湛抱在懷裏，緊緊的護著，她睜開眼便瞧見兩尺遠處，那大胖子撞在地上，頭破血流的場景，頓時，胃便翻江倒海了起來。

她推開蕭湛，捂著胸口作嘔。

蕭湛的暗衛四下散開，去找那刺客。

而敞開的窗戶處露出一張臉，有些陰沉，最後陰沉散去，化為不解。

「安容？」樓道上，傳來一聲輕訝。

這個聲音耳熟得讓安容有些咬牙切齒，她側過身子，便瞧見自家二叔，武安侯府的二老爺站在窗戶旁，眸光溫和，歉意中帶了些許寒冰冷意。

她氣得咬緊牙關，拳頭握得緊緊的，原以為這只是一個意外，是她倒楣，如今瞧來，這根本就是她二叔故意的！

方才，她和蕭湛進藥鋪，背後那股強烈的殺意，絕對是她二叔無疑，只有瞧見了她，才會那麼的想殺她！

蕭湛站在安容身側，他注意到安容雲袖下遮住的紅玉手鐲露出一角，此刻正泛著烏黑的光澤，原本就陰沉的臉色頓時比手鐲更黑了。

之前鐲子變黑，安容說有人要殺她，這會兒鐲子又變黑了。

他望著二老爺，眸底有抹殺意一閃而逝。

二老爺倒像是什麼事都沒有似的，該道歉道歉，該賠禮賠禮，彷彿剛才就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意外了，至於安容受驚嚇、險些被砸，只能自認倒楣了。

安容捂著鼻口，看著二老爺那道貌岸然的樣子，覺得噁心。

她知道二老爺今兒為何格外的想殺她，自然是因為沈安孝的緣故。

沈安孝是他和繼母偷情生的兒子，卻因為她的出嫁分了丫鬟們的心，以至於照顧他兒子不周，致使他夭折了。

這會兒，二老爺膝下無子，兩個兒子相繼去世，憑著這股子恨意，若是可以，二老爺絕對會將她五馬分屍、千刀萬剮。

那大胖子是他故意丟的，至於暗處飛來的匕首阻攔蕭湛救她，更不可能只是一個意外，絕對是他的同夥，不是莊郡王府的暗衛，就是那和武安侯府有過節的齊州沈家的暗衛！

想著二老爺險些害她肚子裏的孩子有個三長兩短，安容就近乎癲狂了，不過她忍耐力夠好，忍住了沒發作，但卻忍受不了二老爺那一副無所謂的樣子。她笑了，笑得恍如牡丹綻放，讓二老爺眼神都凝了起來。

他討厭安容的笑，那是一種揭破陰謀後，勝利的笑容。

尤其安容的話，他更是厭惡至極。

安容笑喊了一聲二叔，然後一臉悲痛道：「二叔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我昨兒才出嫁，今兒聽三皇子說孝哥兒夭折了，是真的嗎？」

她這一把鹽撒得極好，二老爺極力忍耐的臉色瞬間忍不住了。

安容清楚的瞧見他搭在窗戶上的手緊緊的握著，似乎要將窗框給捏得粉碎。但是安容覺得還不夠，又道：「若不是親兒廷哥兒過世，二叔急著搬離侯府，以二叔對孝哥兒的疼愛，絕對會照顧有加，他又怎麼會……」說著，她歎息了一聲，「都怨那該千刀萬剮的賊，將母親殺死在密道中，讓孝哥兒見到母親的死狀，日夜夢魘，二叔，你也別太傷心，找到那殺母親的賊，滅了他，就當是給孝哥兒報仇了。」

安容的話輕柔而溫和，卻如一把把鋼刀，插在二老爺心口，讓他鮮血淋漓。饒是千般心痛，二老爺也笑著回答了一聲，「是呢。」

這兩個字隨風剛剛飄到安容的耳畔，二老爺的臉色便徹底冷了下去，他的眸底染上一抹烏雲，濃密得像是頃刻間便要大雨傾盆一般。

安容微微挑眉，隨著他的視線望過去，不遠處有一暗衛走過來，看清來人後立刻笑了。那暗衛是趙成，二老爺鐵定是認出趙成便是斷了他一隻手的人，他想報仇了，偏偏那暗衛是蕭湛的。

元宵花燈會上，二老爺刺殺了三皇子之後便逃命，趙成一路尾隨他，自然知道二老爺刺殺三皇子的事，這是個把柄，足以要了二老爺的命，他就算怒氣再重，也不敢當眾表露出來，更殺不了蕭湛，否則反而會招來殺身之禍。蕭國公府的怒氣，別說是他，便是大周任何一人，哪怕是當今皇上，怕是也承受不起。

以二老爺的心性手段，他不會做以卵擊石的事，他更不會猜不出來，當初他在密道裏和大夫人偷情，密道裏潛藏的暗衛是蕭湛的，也就是說，他所有的祕密，蕭湛和安容都知道，包括他殺了大夫人的事。

想著大夫人的死，二老爺的手攢得更緊了。那時候若不是暗衛點了他的穴道，他絕對會放大夫人一馬，大夫人不死，他也不會和二太太吵起來，誤害了廷哥兒，更不會有孝哥兒的夭折，這一切，都是安容和蕭湛害的！如今自己狼狽不堪，猶如喪家之犬，他們卻夫妻和睦，如蜜裏調油一般。

雖然安容站在下面，可她才是真正的俯視著二老爺，看他如螻蟻般奮力掙扎，因為暗衛能輕輕鬆鬆要他一隻手，就能要他一條命。